新质生产力赋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创造和世界意义

洪明霞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省南昌市, 330022; 3155134876@qq.com)

摘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是实现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探索社会生产力服务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从而实现社会生产力质性飞跃的伟大历史过程。这一伟大历史过程必然赋能中国创造新的文明形态。新质生产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标识性概念。新质生产力已经并将继续赋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行稳致远。新质生产力赋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又为世界实现新型全球化注入强大动能; 既创造中国人民高品质生活, 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既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中国样本, 又彰显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和人民情怀。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人类文明新形态; 美好生活; 美好世界

引言

习近平指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高质量发展亟待先进生产力提供支撑, 新质生产力实质上是生产力形态的质态跃升。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顺应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规律大势发出的时代宣言。新质生产力如何推动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培育和发展生产力、推动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世界会带来哪些影响? 深度审思以上问题, 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领悟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及其对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重要意义。

1.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 是社会的素质[2]。”从根本上讲, 新质生产力是增进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生产力。没有新质生产力就不能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域中, 人类生产劳动的历史, 就是人类创造文明形态的历史。物质文明形态反映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生产水平。一定的生产力品质决定了人类社会一定的文明品质。先进生产力代替落后生产力过程, 本质上表现为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不断演进的过程。

1.1. 赋能中国创造人类物质文明新形态

生产力发展首先表现为物质文明成果的积累。人类社会现代化历史表明, 只有实现生产力现代化, 才能创造现代化人类文明。西方现代化奉行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生产力发展逻辑, 决定了其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只能为少数人享有。广大劳动群众只是作为劳动力、作为资本积累的工具与资源。资本主义文明中的物质文明归根到底是“只见物不见人”的物质文明泡沫。资本主义条件下, 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生产无论其经济总量多大、技术多先进、其始终无法摆脱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的痼疾。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从根本上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之截然相反, 中国培育新质生产力创造的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新形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创造人类物质文明新形态, 离不开坚实物质技术基础。物质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并不是凭空构建, 必须依托强大的物质技术支撑, 而这一支撑的核心体现就是新质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就是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向更高形态演进。习近平指出: “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展现出其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支撑力[3]。”其涉及新兴领域, 技术含量高、知识密集, 是传统生产力在科技革命浪潮和智慧经济时代下的升级形态, 它源于科技创新的不断突破和产业升级的持续推进, 是当前先进生产力的具体体现。

新质生产力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兴驱动引擎, 助推国民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转型升级。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高质量发展带

来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树立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并重的成功典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根本宗旨是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领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效应对世纪疫情挑战，在人类进步史上书写了崭新篇章，为人类物质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1.2. 赋能中国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基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是基于生产力先决性与“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以人作为现实的存在物为前提，政治文明的孕育与演进必然依托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历史发展阶段。然而，资产阶级在物质利益驱动下创造的只是“一家独大”的物质繁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特权。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来技术异化、政治权益不均等化、个人精神平庸化等现实困境。生产力的进步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伪善、霸道与侵略，资本主义制度又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充斥着资本扩张、经济掠夺、逆全球化等消极因素，为世界带来冲突、风险和不确定性。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由其所对应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经济基础所决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坚实物质根基，实现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经济上不去必然危害国家政权的长期稳定。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内在需要。一方面，政治制度为先进生产力的培育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国政治权利与经济财富被持续分配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实现人民更加美好生活需要为发展导向、以完备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准，以全民共建共享为发展目标，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发展结果的发展态势，保证发展新质生产力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经济共享。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提质增效，助力中国在经济建设、国防现代化、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社会治理、生态文明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维护国家政治稳定、政权巩固、制度完善和人民福祉提供坚实保障。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政治制度不断完善。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现代科技的进步正在“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2]。”在生产力质态跃迁中，新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管理制度等不断涌现，新质生产力推动政治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突破了资本逻辑支配的对内剥削和对外掠夺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超越私有制制度，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1.3. 赋能中国创造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精神文明是文明在人之精神层面的具体表现和存在方式，它伴随社会历史发展呈现从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和变化状态。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建立在生产方式私有制基础上，充斥着各种利己性、逐利性、阶级性矛盾，资产阶级以思想禁锢民众，必然造成精神文明的固化，导致人类文明难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归根结底是服务统治阶级利益的文明形态，是造成社会精神危机的病态文明。

社会主义中国提出创造人类新的文明形态，内在包含着人类精神文明的共存共荣、共建共治与共有共享。物质文明新形态为创造精神文明新形态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创造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根本就不能获得解放[5]。”究其本质，经济发展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基础性力量，物质文明水平决定着精神文明水平，不努力搞好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搞好的。

新质生产力坚持将人的本质力量视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上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解放，在经济上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达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6]。”这一新型生产力形态与现代化建设要求高度契合，其发展逻辑始终指向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

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人精神生活以积极意义。技术革命性进步、生产要素创新组合，这种以智能化、虚拟化和共享化为特征的生产力形态，使人们逐步摆脱体力和脑力劳动束缚，获得更多发展空间。为人的闲暇时间增加和生活质量提升提供有力保障。人民群众拥有自由支配时间，才能投身科学探索、艺术创作等超越物质需求的精神文化生活，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才能得以满足。新质生产力蕴含进行精神资料生产、提供精神产品和服务，满足精神需求的能力。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质的跃升。文化产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活态载体，将新质生产力的动能优势深度融入文化产业，培育更具创造力的文化生产者，孕育一批智能化、高效化、绿色化、安全化的先进文化生产工具，拓展更广范围的文化劳动对象，提升作品的价值内涵，通过各类生产要素的有机融合，赋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持久的生命力。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7]。”精神文明新形态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精神文化”之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人的思想认识的发展以及精神世界的丰富，培育新质生产力为进一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物质保障。

1.4. 赋能中国创造人类社会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和发展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创造美好生活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然阶段。没有美好生活的首先实现，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将无从谈起。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文明新形态的题中之义。西方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先导，片面追求物质增长的现代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好生活”往往只是少数掌握大量物质财富、政治话语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资产阶级的特权生活状态，只是生产异化、劳动异化、消费异化和世界资本裹挟下虚伪的美好生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实现全体人民“美好生活”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将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化作实实在在的物质富足、政治清明、精神昂扬、社会公平、生态优美。美好生活是人民群众的需要与向往，是人类文明在生活方式上的创新与转型，彰显了社会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取向与发展归宿。

习近平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8]。”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生活的高品质享有，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群众获得感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作为生产力变革最先进形态，新质生产力将人从单调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将劳动动机从强迫性转向旨趣性，人们在不断丰富生产实践中构筑起自身丰富的生活样式。新质生产力到底新不新，关键看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新质生产力的功能在于实现更具质量的发展，强调发展的质量导向，而衡量质量的关键标准在于是否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新质生产力超越了“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将人的价值置于核心地位，突破了资本主导的生产逻辑，强调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跨越了单纯追求效率的技术主义，注重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统一。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着眼打造智能数字生活，满足人民绿色生活、数字文化、公共服务等新需求，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9]。”美好生活是随着科技、历史和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是随着生产力迭代演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人类社会规律、人类文明演进特点和而作出的战略性抉择。

新质生产力的创造性提出，生动体现了新时代美好生活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美好生活，是在新质生产力基础上逐渐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美好生活，是追求摆脱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解放发展的美好生活，推动创造人类社会文明新形态。

1.5. 赋能中国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

工业文明的历时性转型是向生态文明演进。作为文明演进的新范式，生态文明从根本上破解了工业文明的生态困境，已成为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工业革命以来，以高碳排放、高资源消耗和高环境代价为特征的现代发展模式，在极大推动物质生产力提升与文明进程的同时，引发了全球性生态失衡与环境危机，暴露出传统发展路径的内在局限性。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物质财富迅速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巨大代价换取而来的。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0]。”建设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正是基于西方国家“生态赤字累积”的工业化道路不可行，而提出的富有中国气息的绿色方案。

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塑传统工业时代不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关系，使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绿色经济，为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繁荣奠定新的基础。先进生产力是在传承自然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其发展始终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准则。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生态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突破，将自然环境纳入生产力系统的核心构成要素，将生态资本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内在蕴含着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生产力核心维度是通过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准则，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的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其实质在于通过科技创新重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以绿色技术革命为引擎，重塑生产力诸要素，并实现诸要素的优化组合与协同跃升，实现从工业文明“征服自然”范式向生态文明“智慧共生”范式的历史性跨越，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生态文明理念源自古老中国智慧，又厚植新时代土壤。生态文明新形态代表的是人类社会走出传统工业文明不可持续危机、实现永续发展的历史方向。新质生产力突破传统生产力局限性，坚持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统筹兼顾，推动建设生态型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

2. 新质生产力赋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11]。”习近平提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战略构想，彰显了大国领导者的世界视野与人类情怀。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扬弃和超越了西方资本逻辑，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支撑。中国走出的现代化发展

道路，塑造了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文化兴盛、社会和谐、生态优美协同共进的文明发展新格局，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新高度。

2.1.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资本主义文明带有文明的野蛮基因。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带来了人类理性的解放和主体性的觉醒，随之而来的现代化进程以其惊人的速度占领了世界版图，生产力的先进性成就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资本主导下的工业文明将人类历史带入现代化轨道，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系。然而，这种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的文明形态，并未真正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反而制造了深层次的财富极化和权力异化。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与国家的文明演进路径被霸权话语所遮蔽。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借助“中心—边缘”结构的全球化扩展路径，试图完成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同质化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新质生产力追求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全球各国合作交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动能。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国经济发展新优势，创造人类物质文明新形态，带来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的强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将更有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公平正义的世界政治新秩序和新格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们精神世界的丰盈，创造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科学技术的迭代升级加快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历史进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类精神世界，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得实质性进展，最终实现各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共同追求；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生态生产力，带动产业绿色转型、实现低污染、低耗能，从而推动构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地球家园。

中国创造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摒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全球文明平等互鉴；避免以损害他国或全球利益为代价谋求自身发展，促进国际合作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超越对抗性思维，实现真正公平正义、包容共赢的国际新秩序，当前，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无论在生产力还是生产方式层面，均已显现出历史局限性，亟待实现根本性转型。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12]。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全球发展新动能，为人类社会探索更好发展路径贡献中国智慧，共同促进人类福祉与世界繁荣。

2.2. 开辟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新愿景

新质生产力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根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工业主义渗透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而引起的深刻变化[13]。西方现代化遵循“赢者通吃”的竞争法则，奉行“文明等级论”的排他性叙事逻辑，以掠夺、剥削别的弱小国家和民族为代价，将自身发展建立在别的国家不发展的基础之上。于后发国家而言，选择独立自主发展，势必因科技落后、经济低迷、工业陈旧等因素而使发展困难重重；选择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金融资本空间扩张，让基于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后发国家面临更严重的经济殖民，丧失本国发展的自主权、独立权。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布满荆棘。

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与核心要义，“我们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改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12]。”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经过百年奋斗探索出的“逆袭之路”，是世界现代化的全新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了更具借鉴价值的中国范式与中国经验。

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表明，每个民族及个体不必都要走人类进化的每一步历程，而是在纵向和横向上继承前人和他人的文明成果，以之为新起点向更高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建设人类物质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享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为后发国家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只要在现代化进程中认识、利用得当，后发国家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可借鉴中国先进物质文明成果之优势。“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技成果、特别是科技革命成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证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重塑世界发展格局、发展形态的重要因素。由于历史原因，后发国家的科技水平普遍落后，但是科技本质上是无国度性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所依托的科技创新，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改良，而是具有颠覆性、先导性的重大技术变革。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中国乃至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与加快本国科技发展的双重途径，加快科技兴国的步伐。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先进科技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创造的可用优势。

国家内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稳定和巩固是生产力发展、国家强盛、走向世界的首要前提，后发国家现代化政治参与制度渠道的狭窄和政治改革路径的模糊可能会带来阶级对立和政治动荡。新质生产力在价值定位上始终将人民至上摆在核心位置，其根本目标在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感，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中国独创的新发展理念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借鉴。

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摈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体系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12]。”中国在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文化兴盛、社会和谐及生态优美的协调发展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世界上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新质生产力赋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赋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新的世界性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实践性、真理性获得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

2.3. 赋能建设美好世界

当今世界，大国博弈不断加剧，特别是美国受冷战思维、霸权逻辑影响，以“小院高墙”阻碍科技、人才、知识等创新要素流动，放大科技跃进的潜在安全风险，以其狭隘的国家利益阻碍世界发展，将单边利益置于人类共同福祉之上，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加剧局部动荡冲突，危害共同安全。全球的繁荣与进步，不能以部分国家日益富裕而其他国家长期贫困为代价。“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12]。”中国提出三大全球倡议，共同锚定建设美好世界、着眼于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途命运，对当前奴役和剥夺多数人自由闲暇时间与劳动成果的生产生活进行“现在时”伦理主体的“反抗”，从而实现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美好世界蕴含着世界人民对建设“和平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世界的深切期盼。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为创造美好世界赋予更加坚实的生产力基础。

社会主义中国坚持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全人类共同发展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追求人的自由解放这一本质诉求，凸显中国道路所坚守的“天下为公”价值理念，将中国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球，实现人类文明成果的共享共有。中国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绝不是只顾自身发展，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不断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中国经济以“新”为方向，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发展创造新契机，助力构建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

新质生产力为经济全球化注入创新活力，推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协同联动，实现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与资源配置，将科研、教育、产业与市场等要素有机融合，迭代演进为有机统一体。新质生产力促进国际科技合作开放自由的生态构建，探索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新方式，促进科技成果共享，推动互利共赢，让发展成果更广泛、更公正地惠及各国人民。建设美好世界离不开生产力跃迁带来的全球经济迅猛发展，而把全球经济这块蛋糕做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大发展。美好世界内在的蕴含着人类对绿色地球、美好家园的期待。发展新质生产力，重构传统工业时代不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关系，使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绿色经济，为建立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繁荣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不断获得自由和解放的生产力。随着人们自由时间的增加，人们将更有时间从事精神世界的改造和发展，从而建构更加美好精神文明形态。制度具有一种塑造、规范和调节未来人们欲望和抱负的功能方式。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关乎二十一世纪人类整体命运。培育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全球整体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长期稳定发展。中国以高质量发展态势积极融入和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体系良序建设，自觉担负起发展中大国身份的国际责任，不断汇聚全球各伦理主体国家力量良序发展的历史合力，为化解全球治理难题和实现美好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3. 结语

新质生产力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中国实践，是超越资本逻辑的生产力质态跃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实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的标识性概念。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生态友好、文化多元为基础，以人本、和谐、共享为核心理念，全面提升人类生活质量与社会进步。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助推器。社会主义中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必将有力塑造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既创造中国人民高品质生活，又为世界破解现代性危机贡献新理念新方案；既实现社会主义物质丰裕、政治昌明、精神富足、社会和谐和生态优美的融合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又携手世界各国共建美好世界。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深入发展，必将伴随着二十一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勃兴和发展，塑造经济全球化发展新态势。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基本问题研究”（23KS03）；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研究创新课题“生态生产力的生成逻辑、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2024QMZX07）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J]. 求是, 2024(11).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7; 542; 193; 189.
- [3] 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2-20.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5, 591.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54.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130.
- [7]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5.
- [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549.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4.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59-560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257.
- [12]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297, 297, 290, 295.
- [13]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 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361.